

# 母亲“血泪控诉”： 我两个女儿被多人多次强奸

## 司法鉴定挖出真相，很荒诞却让人放了心

### 她称多人性侵女儿，女儿却说“没有”

女儿父亲、大伯、老师、邻居老头、学校保安以及两名租客等都在阿霞的“控诉”之列。

在阿霞看来，女儿受到侵犯始于2016年下半年，“施害者”是租客小王。那时，阿霞丈夫坐牢，家中两层的小楼房只住着阿霞母女三人，和租客小王夫妇。女儿还小，家中又没个男人，阿霞时刻紧绷“安全弦”，每次出门干活，都会将女儿锁在二楼屋里，并嘱咐不能随便给人开门。

一天阿霞外出回家，发现小女儿在院里玩，二楼的门开着。她一把拉过小女儿质问：谁让开的门？小女儿愣得没作声。阿霞又上楼问大女儿。“大女儿正在写作业，她告诉我是小王帮忙开的门，还摸了她和妹妹。”阿霞说。但她没找小王对质，“我男人不在家，我不敢找他，怕被报复。”

打那之后，阿霞更警惕了，但她感觉女儿被性侵的事仍不断发生。“小王又来了”“学校有两位老师也这样，还有两个保安”“小孩大伯也色眯眯地看着孩子”“她们隐私部位又红又肿还带着血，但我没证据，不敢报警”……面对一次次的“侵犯”，阿霞始终不敢站出来为女儿“讨公道”。

2018年上半年，大女儿告诉阿霞，她胸部痛。一段时间后，大女儿又告诉阿霞，李叔（邻居）给她吃了两粒红色药丸，就不痛了。之后，阿霞日夜难眠。“这两粒药丸究竟是什么？孩子肯定是被强奸了！”“要是孩子不发育了，岂不是害了她们！”阿霞憋不住了，才选择报警。

在作上述叙述时，阿霞的表达流畅、清晰，说到伤心处甚至痛哭流涕。如果情况真如她说的那样，那这是一桩情节非常恶劣的重案！民警不敢怠慢，立马开始调查。

然而，在对阿霞的两个女儿的询问中，民警却听到了截然不同的回答——“我们没有被性侵，报案那天，妈妈让我们按照她提前跟我们讲的话对警察说，一句也不能多说……”

震惊！究竟哪个才是真相？经医院检查，两个孩子处女膜均完整，并没有遭到强奸的迹象。那是否存在其他猥亵行为？阿霞的话是否值得相信？公安机关对阿霞的精神状态产生了怀疑，并排查了阿霞的精神病就医记录，但并无发现。为验证猜想，公安机关向湖州市第三人民医院司法鉴定所申请了司法鉴定。

### 5份调查笔录显示她“性格多疑”

湖州市第三人民医院司法鉴定所对阿霞报案时的精神状态、有无作证能力进行了鉴定。据相关规定，在精神检查前，鉴定人员要熟悉案卷材料，包括被鉴定人周边相关人员的情况。于是，公安机关补充了对阿霞丈夫、丈夫哥哥、村干部吴某和姚某、邻居张某的询问笔录。这些不同角度汇聚成的“阿霞”，让鉴定人员对她有了更清晰的认识。

阿霞老家在贵州，只读过一两年书，嫁到湖州前曾有过一段婚姻。令人唏嘘的是，那段婚姻中，她两个孩子和丈夫相继意外去世，她因此备受打击。在现任丈夫眼中，阿霞聪明、勤快又爱干净，就是戒备心重了一点。2008年，阿霞头部受伤，之后经常喊头痛，还说家里邪魔鬼怪太多，甚至怀疑丈夫对女儿意图不轨。“为此，我们俩开始分床睡，之后我犯事坐牢，她又受了刺激。”阿霞丈夫说。

“她人是好的，就是平时心思有点重。”丈夫的哥哥说，阿霞说丈夫骚扰女儿的事，他也有听说，但是并不相信，甚至觉得阿霞脑子有问题。

在两位村干部的印象中，阿霞丈夫比较怕老婆，夫妻间关系一直比较好，阿霞精神状态看起来还好，就是有点“拎不清”。她跟本地人交流少，也没什么矛盾。至于是否有人经常去阿霞家，两位村干部表示并不清楚。邻居张某也认为阿霞人不错，两家关系还可以，但平时也不怎么交流。

“遭受多重打击，性格多疑……”鉴定人员捕捉到了这些字眼。然而，一系列的身体、精神检查显示，阿霞除了智力稍低于常人水平外，其他并无异常。那么，阿霞究竟有没有精神疾病呢？

### 竟然是 “持久的妄想性障碍”在作祟

除了熟悉案卷材料，精神疾病鉴定中还有更关键的一环：接触交流。在研究案卷材料后，鉴定人再来观察、询问被鉴定人。此时，鉴定人会区别于警方的提问方式，同样的问题以不同角度与思维进行提问，让被鉴定人即使十分警惕，也能流露真实想法。

精神鉴定小组一般是由3名具备专业司法鉴定资质的副主任医师级以上医生组成。对于阿霞的鉴定，湖州市第三人民医院司法鉴定所派出了四名最资深的鉴定人员。“考虑案件的特殊性，我们不敢松懈。”该鉴定机构主任医师李建华说。

询问以自然聊天模式开始，阿霞依然表达流畅，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以及女儿遭受性侵的有关情况，还不时痛哭流泪。然而，鉴定人员发现阿霞一直认为有人要害她，之所以不敢报警，就是怕被人报复；而且所有关于孩子被欺负的事，阿霞的表述都是“孩子回来和我说”“我觉得他是”。尤其当被问到“你晚上一直在家，别人来你家怎么不知道”时，阿霞的回答是“我守到夜里11点，他们没来，我一睡他们就来了”“我太累了，守不了一整晚，反正我睡了他们就来了，每天都来”。鉴定人员告诉阿霞，几个月的监控显示晚上都没人来，但阿霞依然坚持有人来性侵女儿，并且坚信不疑，还称会一直找警察，直到找到证据为止……

1个半小时的询问，综合之前的各种检测，鉴定人员一致认为，导致阿霞认定孩子被性侵的原因，是一种比较罕见的精神疾病：持久的妄想性障碍。

鉴定结果一出，让一直牵挂此案的民警、鉴定人员和村民都长舒一口气：“只要小孩没事，折腾几个月也值了！”

（文中除鉴定人外均为化名）

本报记者 肖春霞

“三年了，七八个人，他们都性侵过我的女儿……”这是来自一位农村母亲的“血泪控诉”。

去年4月，正是农忙时节，湖州某村一向勤劳的阿霞（化名）破天荒地停了一天工：天微亮，她便带着两个年幼的女儿急匆匆地出了村，直奔当地派出所。几年前，她丈夫因交通肇事被判刑，四口之家全凭她一人撑着。

派出所民警听完阿霞的“控诉”，震惊之余更觉事态严重。很快，该事件引起了当地公安和检察机关的高度重视，公安部门展开了一系列侦查，然而，侦查工作越深入，警方便越觉得事情蹊跷。最后，司法鉴定印证了公安机关的猜想，挖出的真相很荒诞，但却让关注案件的人们都放下了心。



#### 鉴定人说：

持久妄想性障碍患者人格保持完整，除了与妄想或妄想系统直接相关的行为和态度外，情感、言语和行为均正常，起病隐袭，病程演进缓慢，甚至可持续终生。这也是阿霞患病多年，却未被察觉的原因。而且，精神疾病鉴定与鉴定人经验、水平，询问技巧等息息相关，鉴定团队的素质直接关系到鉴定质量。此外，执法司法机关高度关注该案，几经波折、几次遭遇瓶颈，仍不懈追查，最终还原真相，值得点赞。